

乔醋（一名：对双雀）

主要角色

潘安仁：小生
井文鸾：旦
瑶琴：丑
彩鹤：丑旦

情节

潘安仁未第时，与一乐妓巫彩凤，两情相洽，以山涛之恂愿，遂订白头之盟。旋经丧乱，彼此分离。潘安仁有金雀一对，以一支赠巫彩凤，以为表记。既而潘安仁出宰河阳，巫彩凤以一纸书寄潘安仁，备述别后情状，并言暂度为尼，以自明其不渝初志云云。诂意书为潘安仁妻拾得，遂多方盘诘，欲一观其金雀。潘安仁初尚掩饰，继被再三逼问，卒至辞穷，只得直陈，且长跪请命焉。潘夫人佯作含酸，不遽许可，实则潘夫人未抵河阳署时，早已廉得其详情，且极贤淑，非惟毫无醋意，并亦欲玉成之。此不过乔装以给潘安仁耳，故剧名《乔醋》云。

注释

《乔醋》本昆剧《金雀记》中之一出，系演晋时潘安仁惧内故事，乃小生、正旦之重头，向为昆班中最著名之戏。此本仍用昆腔，尚系旧面目，惟近时京班中能演者已如广陵散矣。考晋代人物，多风流韵事，此剧虽无所本，然亦非全然凿空者，按《金雀记》剧本，系据《世说新语》等小说杂记中散见杂出之语，熔铸成篇。

根据《戏考》第二十三册整理

（潘安仁上，）

潘安仁（引子） 承恩命，除授新任河阳令，种花满园，曷胜荣幸。
（念） 赋罢气凌霄汉，文成口吐珠玑。夜扶老叟青藜，杖上红光焰气。
（白） 下官自到任以来，且喜黎民从约，士子循文，坐致物阜民安，一见太平景象。又得山公，近与嵇阮诸君子，会集于此，多觅奇花异种，时时相聚，共谈诗酒。也曾命家童瑶琴，遍访名花奇卉异种，为何还不见回来？

（瑶琴上。）

瑶琴（念） 正欲清谈逢客至，偶思小饮报花开。
（白） 老爷在上，瑶琴叩头。
潘安仁（白） 瑶琴你回来了。
瑶琴（白） 正是。
潘安仁（白） 所觅名花，今得几种？
瑶琴（白） 名花甚多，花样不一，带得一种金雀花回来，老爷请看。
潘安仁（白） 这花生得果然古怪。
瑶琴（念） 古怪古怪真古怪，说来一场好惊骇。老爷请看这封书，管教泪湿宝罗带。
潘安仁（白） 有怎么书，取来我看，你把这花，供在书房，你且退下。
瑶琴（白） 晓得哉。
潘安仁（白） 待我拆书看来：
（念） 遭兵守志入空门，幸遇瑶琴达远音。不识河中金雀女，可能再会月中人。
（白） 呀！
（太师引牌） 顿心惊，
蓦地如悬磬，
止不住盈盈泪零。
记当日长亭分袂，
问归期细嘱咐。
却缘何身罹陷阱，
幸喜得保全躯命。
劈鸳鸯，是猖狂寇兵，
最堪怜，蓬纵浪迹，似浮萍。
彩鹤（内白） 请夫人下轿。

（井文鸾上，彩鹤随上。）

井文鸾（唱） 远涉兼程，到河阳，锦绣城。
彩鹤（唱） 此是官衙近，
井文鸾（唱） 彩鹤忙行通报便相迎。
瑶琴（白） 老爷，彩鹤叩头。
潘安仁（白） 彩鹤，夫人到了么？

彩鹤 (白) 到了。

潘安仁 (白) 吩咐开正门。

(唱) 出公庭，

(白) 夫人在哪里？

井文鸾 (白) 相公。

潘安仁 (白) 夫人请。

井文鸾 (白) 相公请。

(唱) 喜今官爵威仪盛，
不弃糟糠感至诚。

潘安仁 (白) 夫人说哪里话来，请上，下官有一拜。

井文鸾 (白) 妾也有一拜。

(潘安仁、井文鸾同拜。)

潘安仁 (唱) 真侥幸，偶因代赋承新命，有惭为令。

(瑶琴上。)

瑶琴 (白) 启爷：外面有紧急公文，请老爷升堂发遣。

潘安仁 (白) 看官服过来。

瑶琴 (白) 是。

潘安仁 (白) 夫人，且请少坐，下官去去就来。

井文鸾 (白) 请便。

瑶琴 (白) 开门。

(潘安仁失书，下。)

井文鸾 (白) 呀，看相公袖中，遗下怎么东西，待我拾起来看。

(井文鸾拾书看。)

井文鸾 (念) 遭兵守志入空门，幸遇瑶琴达远音。不识河中金雀女，可能再会月中人。

(白) 吓，原来是巫妹所寄之书，可见相公时刻在心，我且藏在袖中，用言语打动他便了。

(唱) 剪雪裁冰，
袖失遗书似薄情。

(白) 巫妹吓！

(唱) 似杨花性，
沾泥飞絮类书生。

潘安仁 (内白) 掩门。

(潘安仁上。)

潘安仁 (唱) 见卿卿，

(白) 夫人吓！

(唱) 今朝喜得交鸾颈，

井文鸾 (唱) 不负当年金雀盟。

潘安仁 (白) 是吓，我与夫人所分金雀，想必带来也。

井文鸾 (白) 当年惜别，金雀轻分。今日重逢，依然成对。相公你可取来，待我仍以绣线同心，系在一处。

潘安仁 (白) 多谢夫人的美意，待下官去取来。

井文鸾 (白) 快去取来。

潘安仁 (白) 好个绣线同心，待下官取来。

井文鸾 (白) 我看他往哪里去取。

潘安仁 (白) 吓，且住。夫人初到，未可轻言巫姬一事，她倒提起了金雀，叫我拿怎么与她对合呢？

井文鸾 (白) 相公，

潘安仁 (白) 来了。

吓，有了，待我就将巫彩凤所寄之书，与她看了，或者她见巫姬为我守志投崖，接来完聚，也未可知。

井文鸾 (白) 相公。

潘安仁 (白) 就来了。

吓，为何不见了，哪里去了？

井文鸾 (白) 相公快来。

潘安仁 (白) 来了。

井文鸾 (白) 金雀呢？

潘安仁 (白) 有吓。

井文鸾 (白) 取来呀。

潘安仁 (白) 是。

井文鸾 (白) 哪里去？
潘安仁 (白) 夫人请坐，不是吓。只因下官，一时寻不见书箱上锁匙，所以不曾取来，待寻着了锁匙，就有金雀与夫人了。

井文鸾 (唱) 真薄幸！
潘安仁 (白) 怎见下官薄幸？
井文鸾 (唱) 缘何陇蜀相兼并，这般渴病，
潘安仁 (白) 呀，夫人太多心了，那金雀好好藏在书箱，就是明日取来，也不为迟。
井文鸾 (白) 果在书箱内么？
潘安仁 (白) 在书箱内。
井文鸾 (白) 咳，那金雀乃是至灵之物，先已飞到我袖中来了。
潘安仁 (白) 在夫人袖中？
井文鸾 (白) 在我袖中。
潘安仁 (白) 岂有此理，我却不信。
井文鸾 (白) 你不信，待我取出来，这不是么？
潘安仁 (白) 这是夫人的。
井文鸾 (白) 不差，是我的，我还有。
潘安仁 (白) 还有，一发去取出来看。
井文鸾 (白) 这不是一对？
潘安仁 (白) 呀，这竟奇了！
井文鸾 (白) 咳，相公吓！
(江头金桂牌) 休得要乔装行径，
我跟前不耐听，

潘安仁 (白) 那金雀有个原故吓！
井文鸾 (江头金桂牌) 金雀当年婚订姻，得谐双姓，
挽红丝，牵定盟。

潘安仁 (白) 夫人取来，待下官再看看。
井文鸾 (江头金桂牌) 我与你鸳侣交颈，连枝同并。
潘安仁 (白) 夫人，今日合当欢喜。
井文鸾 (江头金桂牌) 只合契求相应，共享安宁，
你傍枝为何觅小星？

潘安仁 (白) 夫人太多心了，下官哪有此事。
井文鸾 (江头金桂牌) 你言清浊行，
潘安仁 (白) 并无浊行。
井文鸾 (江头金桂牌) 亏心短行。
潘安仁 (白) 有甚短行？
井文鸾 (江头金桂牌) 你还要语惶惶，
这题诗绝句，是谁寄？

潘安仁 (白) 阿呀，好奇怪，怎么书，也在夫人处？
井文鸾 (江头金桂牌) 雀解双飞却怎生？
(井文鸾掷书。)

潘安仁 (白) 夫人呀，非是我亏心短行，你从来贤惠称。
井文鸾 (白) 我一向原是贤惠的，今日权且不贤惠一遭罢。
潘安仁 (白) 呀，这也是儿女之态吓。
(江头金桂牌) 一自与卿卿分手，良朋胥庆，
喜巫……

井文鸾 (白) “巫”什么？
潘安仁 (江头金桂牌) 喜巫姬，守志坚贞。
井文鸾 (白) 我不晓得怎么无鸡有鸡。
潘安仁 (白) 夫人不是有无之无，那巫姬者，名唤彩凤，乃青楼守志之女子也。
井文鸾 (白) 青楼女子，还守怎么志来？
潘安仁 (白) 守志呀！
(潘安仁拉井文鸾。)

井文鸾 (白) 不知羞。
(井文鸾推潘安仁。)

潘安仁 (白) 待我说与夫人听：我同山公，名山酌酒，见她执爵彷徨，举止羞耻，山公细问其情，顿生怜悯，下官实无意于她，当不过山公再三撺掇。

井文鸾 (白) 那山公作得主？
潘安仁 (白) 山公作得主，下官也是没办法。
(江头金桂牌) 因此上未闻尊命，偶遇私成，

井文鸾 (白) 可又来,你既有意于她,何不先着人报我知道,然后成事,而乃率意竟行,这等大胆可恶。

潘安仁 (白) 夫人,下官这件事,原有些欠通,那里本要差人来报,怎奈一时情牵,只得

不告而娶。

井文鸾 (白) 哼,好个不告而娶!

潘安仁 (白) 若是夫人见她守志投崖,未免也要见怜,

井文鸾 (白) 我倒不晓得怎么见怜。

(井文鸾坐。)

潘安仁 (白) 我偏要见怜。

(潘安仁推井文鸾,井文鸾坐。)

井文鸾 (白) 掷果之生,你好不知耻也!

潘安仁 (白) 耻呀,夫人,那巫姬原无一端可取。

井文鸾 (白) 住了,既无一端可取,缘何两下相投?

潘安仁 (白) 不是这等说哪!

(江头金桂牌) 闻说寇兵入境,
她投崖捐躯,
感神灵救之为尼僧,
可又来,她既做了尼僧,也是六根清静之人,你又去缠她怎的?

井文鸾 (白) 夫人既知道了,我就差人去叫她来,服侍夫人便了,

井文鸾 (白) 官衙内,岂少丫鬟服侍,要这尼僧伏侍,不劳!

潘安仁 (白) 岂有此理,即刻差人去吓。哪个在?

井文鸾 (白) 呀,官衙中,岂容尼僧出入,使不得。

潘安仁 (白) 夫人不要作难哟!

(江头金桂牌) 望海涵仁宥,毕吾狂兴,
你本是狂生,如今的兴,就太狂了些!

井文鸾 (白) 夫人你若是肯相容,
是免得意盈盈。

井文鸾 (白) 不许!

潘安仁 (白) 若夫人执意不许,我就要……

井文鸾 (白) 要怎样?

潘安仁 (白) 我就跪。

井文鸾 (白) 堂堂县令,做此丑态,被家人们看见,可不羞耻!

潘安仁 (白) 家人们看见,我跪的是夫人,何妨?

井文鸾 (白) 起来。

潘安仁 (白) 夫人见允,方敢起来。

井文鸾 (白) 起来再说。

潘安仁 (白) 如此多谢夫人见允。

井文鸾 (白) 此事断然成不得,你休做此想。

潘安仁 (白) 就不成,也罢,不要气坏了身子,只是异哉,金雀缘何皆在夫人处?

(唱) 正是,鹿麋郑相难分辨,
唔,难道蝶梦庄周不易明,
(白) 请教夫人,说个明白。

井文鸾 (白) 路上辛苦,我要去安歇了,有话明日再说罢。

潘安仁 (白) 夫人莫辞劳倦,下官还要与夫人接风。

井文鸾 (白) 啐!

(井文鸾推潘安仁跌,井文鸾下。瑶琴下。)

瑶琴 (白) 好跌哉,此一跌是,美哉,非凡之跌,乃天下第一跌也!

潘安仁 (白) 狗才,老爷下阶错步了。

瑶琴 (白) 弗是错步,只怕是夫人吃……

潘安仁 (白) 吃怎么?

瑶琴 (白) 拉里吃醋。

潘安仁 (白) 狗才!

瑶琴 (白) 老爷。夫人将门关闭了,弗肯开哉,老爷去到书房里,去修修旧罢。

(潘安仁踢瑶琴。)

潘安仁 (白) 这狗才,真真可恶!

(潘安仁下。)

瑶琴 (白) 弗要踢哉,踢坏了无得用哉,再弗晓得,怕家婆个风气,直头野怪拉吓。

(瑶琴下。)

(完)